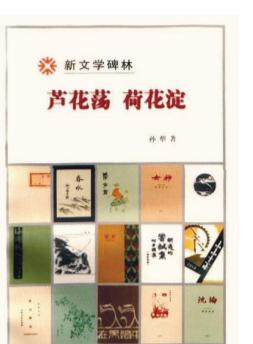




孙犁抗战叙事中的“家”与家国情怀

刘卫东



孙犁先生(1946年摄)和他的抗战题材作品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华北沦陷,同时,敌后抗日斗争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当时任教于同口小学的24岁的孙犁正在过暑假,不料他等到的不是开学通知而是隆隆的炮声。1938年春,他在家乡安平县参加了抗战工作,告别父母、妻子,一去就是七八年,除了匆匆回家几次,基本是在外地度过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随鲁艺从延安到张家口,然后自己徒步回家,见面后一家人抱头痛哭——这正是“毁家纾难”的个案写照。有此经历的不只是孙犁一家人,但不是所有离家抗战的人都能如孙犁一样“回家”,他们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来之不易的胜利。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刻,读孙犁写的冀中那些普通的“家”,重温民族危亡之际他对家国情怀的独特记录,对我们当下的读者来说,是有意义有思考的回望之旅。

孙犁在抗战期间一边战斗一边写作,他在1981年的《自序》一文中说:“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做的真实记录。”孙犁参加的不是战斗部队,从事的是记者、编辑的工作,也因为这个独特的身份,他接触到了战争中根据地的普通民众,并为他们的付出和力量所震撼、感动。很少被研究者提及,但却是孙犁作品很特殊的一个现象是,他笔下冀中普通民众和他们的家庭大多是“残缺的”,基本没有完整的一家人。作于1941年的短篇小说《投宿》,写一个春天的晚上工作队员“我”去熟识的老乡家借宿,房东老人出来招呼“我”,让“我”住到他儿子和儿媳的屋里,并且解释说,儿子当了连长后也让儿媳参加工作了,儿媳今天去开会了,所以房间空着。这件事勾起了“我”的回忆,抗战刚一开始这对小夫妇中的丈夫就义无反顾离开了家,现在少妇也扔下“绣花布”出去工作了。同样作于1941年的《女人们》系列短篇小说中的《子弟兵之家》,写李小翠的丈夫三太参军上前线了,大年三十也没有回家,村里的女孩们因为她是“子弟兵之家”给她家贴上了“捉汉奸”和“打鬼子”的彩纸,她唱着“孩子长大,要像爹一样,上战场”的儿歌哄孩子睡觉,觉得“三太那大个子大嘴大眼睛便显在她眼前对

她笑了”。如上所述,与其他抗战作品多是写弥漫着硝烟的残酷战斗不同,孙犁注意到了普通的家庭及其成员参加抗战的情况,尤其注意到家中“父亲”不在而形成的空缺——实际上,他的家庭也是如此。

因此,孙犁的小说中就出现了独特的一类人物形象:战争中家庭里的留守女性。她们是一群默默无闻的普通农村女性,但在抗战中与丈夫一道挺身而出,守护自己的家庭,承担了“家国合一”的重担,自己也因此被“看到”。

孙犁写女性很出色是公认的,他能写出她们的那股自然美好的劲儿,这是孙犁独树一帜之处,正如他所说:“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自序》)孙犁的看法更多来自抗战中的观察,因为相比起来,女性的付出是双倍或更多的。他在《新文学和新中国妇女》一文中颇为动情地强调,在抗战中“有多少妻子送走丈夫,多少母亲送走儿子,担负起养家度日和教养孩子的责任”“妇女们表现了并不低于男子的热情和英勇的行动”。由此可见,孙犁是从“家”的角度来看女性的贡献的,因为长期以来农村女性地位较低,也不关心小家以外的世界,正是抗战让她们走出了家庭,发出了亮光。

其实再考察就可以发现,抗战家庭的其他成员在孙犁的作品中也有很多,只不过光芒不如女性而已。小说《芦花荡》和《碑》的主人公就是“老头子”,他们虽然因年齡故不能上抗战前线,但也参加了富有个性的对敌斗争。小说《一天》则写的是抗战中逐步成长的孩子们。在孙犁的笔端,出现了同仇敌忾、全民皆兵,一家老小齐上阵的场景。

家作为最小的社会单位,在孙犁作品中成为战斗的堡垒。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一(1945年,下文简称《荷花淀》)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解读。小说写了抗战中的水生一家人:父亲、水生夫妇、儿子小华。如果没有战争,他们一家将过着平静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生活。但是侵略者来了,为保卫自己的家园——美丽富饶的白洋淀,水生参加了抗战并

担任村里的游击组长。因为斗争形势的变化,成立了地区队,水生和伙伴们要离开家。这时,家国之间的矛盾出现了,妻子问:“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这是农村普通女性很正常的反应——她考虑的是家庭缺少丈夫后该如何运转,既说的是实际困难,又为克服困难做了铺垫。水生回答:“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顶事。”很明显,冀中地区的军民已经牢牢团结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参军战士的家庭有人照顾。这篇小说中的父亲是经常被忽略的人物形象,但他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代表了家中的老人——他们无怨无悔支持儿女们的抗战工作。水生走的时候,父亲说:“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父亲虽然老了,但仍然在水生走后决心挑起家庭的重担。因为是短篇小说的缘故,小华的形象没有展开,但是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家庭里,他也会参加到抗战中去。所以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正是这个和无数个“残缺”的家庭,为抗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孙犁的《荷花淀》写出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白洋淀水乡普通家庭中所有的成员。因此,《荷花淀》在构思上的匠心独运之处就在于,当其他作品根据真人真事写,试图还原英雄事迹的时候,它写了一个现象,一些普通人。

有多普通呢?作品主人公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水生嫂”和她的伙伴“青年妇女”们。孙犁这么处理他笔下的人物是很恰当的,因为抗战前她们就是一些农村妇女,用《荷花淀》里水生的话说是“落后分子”。但这些女性与以往的时候不一样了,要跟男性比一比,“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而且她们做到了:“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蹬在流星一样的冰床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她们的不一样就在于走出了家庭,守在家里的女性摆脱了旧有角色,成长为一群为了民族的解放而战斗的英雄了。这种变化是孙犁亲身体验到的,印象很深刻,他看到了这些走出家庭的女性从家庭妇女到战士的身份变化,并怀着崇拜、激动的心情为她们写了传记。如果说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代表的是一代女性受辱与损害的灵魂的话,孙犁写的“水生嫂”就是抗战期间崛起的新女性的样板,而她未能摆脱丈夫印记的名字,却让人联想到无数的无名英雄——为“水生嫂”取一个确定的姓名反而会损失这层意思了。

孙犁抗战时期的的作品之所以与众不同,很大程度在于他的代入感。很多同题材作品写抗战英雄在前线浴血奋战,但忽视了他们在家乡的父母和妻儿,而作为“根据地”的“家”,是战士们战斗精神的逻辑起点——只有打败和赶走侵略者,才能与自己的家人团聚。孙犁离开家庭八年,对此深有体会,所以多年以后他回顾《荷花淀》的产生时写道:“我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下这篇小说。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是坚定的,但还难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关于〈荷花淀〉的写作》)

孙犁克制的笔触下,有滔滔不绝的情感在奔涌。远方的魂牵梦绕的家和亲人,永远是文学书写的对象;而孙犁用抗战时期特殊时刻的“家”,书写了一代人刚柔相济、可歌可泣的家国情怀。

我早就拥有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87年6月出版的上下两册绿皮封面的《王林选集》,那是我高中时代在地摊所购。书的扉页上有一幅白发老人像,那是王林1984年摄于卢沟桥的照片。我当年年少,不知其何许人也,亦不知其文学成就,只因那书品相好且价格低而购得。

此书收入的短篇小说中,就包括我要说的这篇《十八匹战马》,但是我当时并未读到,也毫未在意。大约在2012年,解放军出版社的友人赠我一套王林新的选集。在长篇小说《腹地》和《抗战日记》之外,另有一本短篇小说集,书名即为《十八匹战马》。我那时虽已仰慕王林之文名,但也只是随手翻翻,依然束之高阁。直到我后来真正读起来时才觉震撼,也才觉察错过,为之前两次的失之交臂而遗憾不已。

小说讲的是1942年“五一”反扫荡中,冀中平原上艰苦环境中人与马的故事。不足一万字的小说,语言活泼且细腻,讲述如友人间推心置腹,文字隽永而又不事雕琢,显示出作者别样的美学追求。小说以心理活动推进情节进程,看似絮絮而谈,却悬念重重,诗意重重,在悬念与诗意之中又夹杂着诙谐,带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娓娓道来,让人忍俊不禁。幽默是有力量的。敌军扫荡的残酷,用作家轻松的笔触写出,以戏谑的口吻说来。这样写正表达了对敌的蔑视,同时也描述了冀中人民在抗战中的英勇与无畏,这种表达、笔风和大多数抗战小说迥然不同,它尤其注重挖掘战争中的人性,将英雄还原为真实的人,绝不是“三突出”和“高大全”,不是单纯的歌颂,小说的震撼力却更强了。

主人公“我”担心在黄家村“坚壁”的兵团拥有的十八匹战马被日军发现,决定将它们杀掉,而黄家村村长犹豫不决。“坚壁”在这里是一个专业术语,也并非是加固防卫的意思,而是隐藏。那十八匹战马就隐藏在村中的一座破庙里。村民也都是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并担心无法向骑兵团的战士交代,战士们白天躲避在庄稼地里,只有夜晚才能回来。这十八匹无法与人类进行语言沟通,又会嘶鸣的战马,“坚壁”它们是一个艰难

的提心吊胆的过程,且对于军民都是巨大的隐患,倘若被敌发现,不但马将不存,人也将不保。那么既然如此,杀马无疑是正确果断的处理方式,然而善良的军民却为此迟疑,并最终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虽抱着杀马的决心,却也满腔沸腾着爱马的热血,所以迟迟未能下手。“我”之外的村长、长幼农民、屠户以及三个八路军小战士,都对战马怀有怜悯之心。作者用白描的笔触,记述了敌人扫荡时的乡村真实生活场景,用大量、丰富的细节对话妙惟肖地刻画人物。全篇没有一个大人物,包括“我”在内都是小人物,而这些人物的出身大多是北方的农民,即使是骑兵团的战士,也是农民出身的子弟兵。作者写北方的农民往往有传神之笔,他们虽然有牢骚,他们虽然有彷徨,但又乐观、善良,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在战争之中,但又并非全是打仗,他们是生活在战争之中的人。

作者选择了一个相对静态的故事,主要故事情节发生在村东北角的破庙里,就是商量是否杀马,先杀哪一匹,为什么这一匹不该杀、那一匹也不该杀……是农民就爱牲口,是军人就爱战马,所以他们最终的抉择是没有下手,小说原文是这样反复地在说:“我们怎忍的下手杀它们呢?它们是我们战场上的战友,它们跟我们同样处在被敌人扫荡的悲惨境遇里!”“我们其实和战马一样,是一群坚持抗战到底,待命出发的,而又同病相怜的战友。”战马,不是普通的马!

《十八匹战马》是王林以1942年“五一”反扫荡中冀中老百姓舍命保护冀中骑兵团失散战马的真实故事为素材而创作的一篇小说。那时在冀中地区流行着一首抗战歌曲,名叫《我们的铁骑兵》:“快快地跳上战马,挥动着皮鞭,带着战斗的心,勇敢地冲向前,翻过高山,越过平原,赶上最前线,侦察警戒,步步留心,来到敌后方,打击敌人进攻,保卫边疆,勇敢无敌的,勇敢无敌的,我们的铁骑兵!”

这支英勇善战的兵团,其政治部主任杨经国是王林的同学。王林在这篇小说里通篇虚构,但是杨经国用了真名。“我”于破庙之中,在和赶来的八路军战士的谈话中得知,十八匹战马中的那一匹在雪地里站着的小黑马,就是杨经国的马,可他已经在战斗中牺牲……

故事的结局是“我”离开之后,当雄鸡报晓之时,那十八匹战马被日军发现并抢走,而舍不得杀马的老百姓虽未直接提及,但被敌人杀害是无疑的。这样的场景,作者并未正面描写,而是给这部作品的结尾以巨大的留白空间。那十八匹战马被日军掠夺的悲壮情境,我每思之都怆心不已,它们都是战士,它们都曾驰骋在冀中平原上,我不由想起杜甫《后出塞五首》中的名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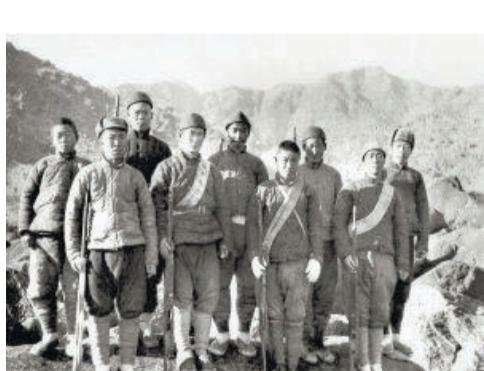
抗战文艺回眸

战斗的号角

犀利的投枪

——盘山根据地的抗战歌谣

王之望



和时代价值取向的歌谣,值得予以特别关注。如《高低嫁个八路军》展示那个时代适婚年龄女子掩藏于内心深处的择偶标准,表现了对全民抗战,赶走侵略者这一神圣事业高于一切的执着追求,以及纯洁无瑕的爱情观。《河水常流心常念》里唱道:“红豆粒里藏白心,姑娘大了要嫁人。不图荣华与富贵,高低嫁个八路军”,用常流水巧妙地比喻对参军上前线恋人的坚定支持,语气委婉而言辞果决:“送哥参军到河边,河边上多口难言。指指河水拍拍胸,河水常流心常念。”人多难言的无奈,暗示她平日是一个性格比较内敛、温顺、不事张扬的姑娘;而指水拍胸的动作,则表现了她的聪慧机敏,更表明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对“参军哥”的真挚爱情永不动摇的决心。

盘山根据地的抗战歌谣是传之于口的信史,是抗日军民在那个特殊岁月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声声呐喊和怒吼,值得人们予以珍视和流传下去。

题图为抗日战争时期的盘山民兵班合影。本报资料图



南国花香(中国画) 陈元龙

一队骆驼经过,驼铃声清脆,悠然回荡,敲人心坎。沙湖自有独特之处,寻常中孕育着美、秀、奇。沙湖之美,在于沙水相融;沙湖之秀,在于水天相映;沙湖之奇,在于苇湖相抱。不由感叹上天造物的奇巧,使之兼具江南之灵秀,塞上之雄浑。

我们于近午时分到达沙湖,快意的时光犹如指间沙。当然等不到日落时分。夕阳微红之时,归返中回望,秋风正打芦苇的梢头掠过。听风时,风起于胸间。芦苇不再像我们来的时候那样,往更远处看,风终于离去,芦苇陡然染上了更加浓重的金黄色,或隐或现。

一场旅行,但求有个美好的记忆。沙湖,是可以让人的灵魂歇歇脚的地方。

满庭芳

第五三七期

沙湖秋水

李显坤



地图上银川距内蒙古的沙漠很近,加之贺兰山附近几乎都是戈壁滩,便以为银川周边也一定为不毛之地,也一定多沙少水。这一先入为主的看法,倒让我忘记了黄河也是银川的母亲河。银川的地理环境具有独特的多样性,黄河南北贯穿其80多公里。历史上由于黄河不断改道,使得这里湖泊湿地众多,古有“七十二连湖”之概括,现有“塞上湖城”之美称。那天,家在银川的同学在火车站接到我后,颇为自豪地介绍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银川当然受益良多。

饶是如此,游过镇北堡西部影城、西夏王陵之后再去沙湖,我多少还是碍于盛情难却。沙湖,一听

这名便知乃沙漠中的湖。从更西北之地来,倒也毫不讶异。接近沙湖,得见一片片水满盈盈的田地,以及长势特别的芦苇丛。景点的标志恰又是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雁,经此点题,心情释然而畅快。

乘游船进湖,依多年习惯,我坐在临窗位置观景。舷边皆景,清清的湖水之中,便是一片片渐黄的芦苇,成片却不相连,而是一丛



孙犁抗战叙事中的“家”与家国情怀

12

满庭芳